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古本水滸傳 第九回 鄆州城刁奴陷主 梁山泊義僕鳴冤

話說當下韓忠見過李應，把一件冤枉事由訴說出來。乃是獨龍岡李家莊上，有一財主喚做李慰，是李應的堂兄，坐擁好多金銀田地，家財富有，只是顏面敵不得李應，又不曾武藝，當時獨讓李應出頭。李慰為人忠厚，稟性溫良，他和李應雖屬堂兄弟行，卻相愛，人家知道是撲天鵬的本家，誰也不敢欺負，安穩地過太平日子。當初扈、祝、李三莊結下生死盟約，有的是錢財軍馬，勢力浩大，誰敢相惹，官府也得奉承。不想宋公明三打祝家莊，兩處村坊都被洗蕩，只剩得李家莊。李應又去梁山泊入夥，莊院變做白地，這村坊也就沒有勢力。那時的官員，十有八九是貪婪枉法，愛財惜命。打聽得梁山泊全夥退去，偏帶領若干軍馬，來村坊裡裝腔作勢，威唬良民。他們素知李慰富有，是一頭肥羊，正好借端鑽剝，便硬指他通同梁山泊賊人，坐地做眼，暗遞消息，哪由李慰分辯，強欲拿去治罪。李慰見事情不妙，連忙使用，化去整千銀子，方得無事，這是以前的話。李慰家有兩個正副主管，副主管叫做苟昌，辦事好不能幹，盈千累百的金銀，滿倉滿庫的米粟，進出都由他計算執掌，治理得一絲不亂，深得主人寵任，那正主管反擠得無事可做。這苟昌出身很貧苦，又是個孤零人，因他能幹，主人心愛，擢升做個副主管。常言道飽暖思淫，苟昌豐衣足食，過得恁般好日子，就想到女人身上。不久便勾搭上一個丫頭秋兒，私下裡偷偷摸摸，打攪得火一般熱。李慰有一個女兒，名叫羞花。生成天姿國色，當世無兩。苟昌瞧上了眼，動了邪念，可是主人家的女兒，問理須弄不到手。苟昌日夜胡思亂意，竟被想出一條惡計，若要摘取這朵好花，除卻如此如此，再沒別法。他定下主見，就暗裡去和秋兒商量，要她援引成全。秋兒聽到這話，唬做一團，連說：「使不得，你只有一個腦袋，不是耍處。」苟昌此時慾念高漲，神魂顛倒，管得什麼，說道：「主人最愛這個女兒，倘若成事，將來這筆家私，可大半入我掌中，一生吃著不盡，你也得享福受用，不爭有了她便沒了你，你須知道，俺不是沒良心的人。」秋兒道：「哪怕你變了心。只是情理上卻行不得。」苟昌便說：「你既不願，只索罷休，且待半夜裡把你一刀殺死，消卻這口惡氣，俺自遠走。」秋兒聽得唬了，忙說：「我們緩做商量。」過了幾日，苟昌先教她如何如何，且試一下。秋兒依計，日在羞花左右借題生發，隱約說些風情話兒，羞花待理不理，秋兒也不敢多說。苟昌朝思夜想，幾乎茶飯都廢，每日裡向秋兒探問能否成事。秋兒被他逼纏得緊，便含糊地說：「多分有意，只待你下手便好。」苟昌樂得如癡如狂，又生一計，教她將引羞花出外，到莊院後面園子裡，俺自來擺佈。秋兒年輕，哪識高低好歹，果真引羞花到得園裡，她自推托有事，遠遠走開。羞花當時怎知此中玄妙，園子裡一派清秋景色，十分可愛，走一回，玩一回，盡自賞玩。不防花叢中閃出一人，羞花嚇了一跳，定神看時，卻是自家莊上的副主管苟昌。衣冠新鮮齊整，油頭粉面，異樣神情。羞花立刻止步，喝聲：「苟昌無禮，如何闖入這裡來，還不與我迴避。」苟昌如同不曾聽得，只把兩眼蒙著，不則一聲。羞花連呼「秋兒」，竟靜蕩蕩沒人答應，又沒人走來。苟昌一看正好下手，大膽走將近前，施禮道：「風光如許，獨自遊園，怎不寂寞？」口裡說話，更將身子逼近，迷了雙目，對羞花只是笑。羞花見不是頭路，口中又叫「秋兒」，回身便走。苟昌落了魂似的，徑自拔腳在後趕來，轉過花園，虧得見兩個丫頭來了，苟昌才行閃去。

羞花回進園中坐定，秋兒便來，立著一言不發。羞花面色青白，手足冰冷，好半晌，方才迸出話來罵道：「你這……你這賤婢，你拋撇我在那裡，卻去乾些什麼？」秋兒紅了面皮，但支吾著，羞花也不根問，徑往告訴父親。李慰大怒，立將秋兒叫來究問，那丫頭哪裡肯說，只推不知。李慰越怒，喝一聲：「賤人幹得好事，曾有人告訴我，黃昏月夜，常見你和苟昌兜兜搭搭，一派鬼氣。我自不信有這等事，如今看來，端的是實。你如要命的，快些告個明白，俺自饒你，如若刁賴，休想佔得便宜！」秋兒沒得話說，只喊冤枉。李慰怒極，喝道：「我家園裡，除卻管園的老張父子，平日間再沒第三個男子可到，這定是你做的手腳，引誘人來。」羞花接口道：「父親明察，她今日攬撥我園裡玩去，到得哪裡，何以不先不後，就在那時走開，不是她弄的鬼？」秋兒極口呼冤，堅不吐實。李慰氣破胸膛，立刻喚進幾個壯漢，教將丫頭，捆綁了重打：「這賤骨頭，不打如何肯招。」壯漢們齊聲答應，即行動起手來。秋兒怎生打熬得，只十數下皮鞭，已自連聲呼救，哭喊願招。便將自己如何私通苟昌，如何起意，如何設計，如何引誘入園，從頭細說。李慰氣得雙睛泛白，倒在坐椅裡起身不得，教女兒：「且自進去，為父的自有主張。」當下吩咐把秋兒鎖閉起來，一面教立拿苟昌前來說話。

這苟昌平日幹事雖好，可是待人十分苛刻，那班莊丁僕役們等，背地裡沒一個不怨恨，只礙他是副主管，又是主人寵任的人，奈何他不得。如今見說要拿他，人人快活，個個歡喜，正自磨拳擦掌，拿了繩索待走。只見正主管倉皇走來，報導：「告稟主人，不知因何事故，苟昌卷著東西走了。」李慰聽得，哪容怠慢，立遣六名壯健僕役，各跨一匹快馬出莊去分三路追趕，誰人將他追獲回來，重重有賞。不到半天光景，六名僕役和許多莊丁莊漢，吆吆喝喝地，已將苟昌拿了進來。李慰一見，眼便紅了，喝聲：「把這賊子縛了手腳，高高吊起，與我著力痛打。」只聽得一聲答應，苟昌早洗剝剩一條褲子，四馬攢蹄吊在那裡。一千人今日正好將公濟私，各舉棍棒，不由苟昌分說，你一下，我一下，使盡力氣打。苟昌自知理屈，任憑毒打，只不開口。這一頓直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迸流，幸由正主管幾次代他求饒，李慰才平了一半氣忿，喝令放下。半晌，李慰想想又覺惱恨，上前給他一下巴掌，罵道：「你這廝肚裡藏些什麼？怎不思量出身是個賤種，俺因愛你能幹，拔做一個副主管。你這賊心狗肺的下流種子，受人恩惠，不思感恩圖報，卻要做出這些事來。」說話時，心頭越覺冒火，喝令再打。那正主管看看不忍，忙又替他求饒，免了這第二頓打。李慰當時主張，恁般惡奴，便不打他，也須押往州衙裡，治他一個罪名。禁不起那正主管再三哀告：「打得如此重實，也夠他消受了，倘若送官治罪，把此事傳揚開去，別的不打緊，闖名卻少差了，想來不很方便。」李慰一聽，言之有理，便吩咐將苟昌鬆綁過來，給還衣服，即行逐出莊外，任他自去。莊丁們等哪有好氣，便驅豬叱狗般，一陣吆喝，立刻又將出去不提。

再說不到一月光景，李慰正在家坐地，門上忽報人來，莊外有個本州巡檢前來拜會，李慰心中好生狐疑：「巡檢職司緝捕盜賊，素不相通，來此何干？」只得說聲有請，整衣迎將出外時，只見巡檢當先進門，把手一招，後面兵役一擁而入。李慰見頭勢不對，待要動問，只聽得巡檢喝聲：「拿下。」眾多做公的上來一索捆了，拉著就走，一步一打，直打到州衙裡來。其時，府尹正坐公廳，左右排列著五七十個公人，都如狼如虎一般，李慰被擁到當堂，大叫：「小人是清白良民，素不為非作歹，何故拿我？」府尹將驚堂木一拍，大喝道：「好猾賊，還敢自稱清白良民，今有你家主管苟昌首告。你這廝私通梁山泊賊人，坐地分贓，暗遞消息，又是撲天鵬李應同黨，如何賴得。」李慰告道：「恩官明察，小人和李應不過堂兄弟，他做的事與我無乾，實不敢作姦犯法。」府尹喝道：「好一張利口，且教當面對質，看還能賴否？」便取原告苟昌上廳，跪在對面。苟昌說道：「主人休怨，不是我居心要害你，只怕你連累我。豈不聞一人造反，戮及全家。要保自己性命，只得告狀出首。」李慰叫道：「恩官莫信他的言語，這廝因乾了歹事，被我逐出，卻來挾嫌誣告。」府尹道：「身入公門，由你狡辯，他怎不告了別人？這等猾賊，不打如何肯招。」一聲喝打，左右公人早把李慰按倒地上，不由分說，打得皮破肉裂，鮮血直流，昏暈過好幾次。李慰打熬不得，不禁長歎道：「人心難測，豺狼反噬，不想死於刁奴之手，我今只得屈招了。」當廳就取了招狀，畫了押，討一面十五斤長枷釘了，且押去死囚牢裡監禁，府尹退堂，私下和孔目等商議，打疊起文案；一面飭令官弁員役，速往李家莊查抄李慰財產，捕拿家屬，休教走了一個。公事下來，急急奉行，那些莊丁莊漢男女僕役人等，得知大禍臨頭，再也不顧主人怎樣，盡先逃走一空。所有財產田地，抄沒入官，家屬男女，鐵索鐐鑼，盡行入獄。當時苟昌雜在人叢中前去，首先搶入後院，攫取得好多金銀寶物，並做一包，又尋到禁閉秋兒所在，打開鐵鎖，取出秋兒，挾了就走。他是舊人熟徑，自然不費手腳，回到州城裡面，化些銀子，討了一所房屋，和秋兒盡快活消受。

且說這位府尹姓苗，名叫尚高，他是蔡太師家門客，都因逢迎當意，得著蔡太師歡喜，著來此間做個知府。平生除卻吃飯穿衣，只懂得要錢，別的什麼都不管。上任不到一年，怨聲載道，百姓背地裡替他取個渾號，叫他做苗黑天。苗黑天有個衙內，為人

和他老子相同，惟老子愛錢，兒子貪色，只有這點分別。這衙內到得此間，就結交上不少本地的破落戶，每日遊逛三瓦兩舍，高興時，你便是良家女子，他也不管路道，直來跟蹤打俏，人家懼怕他是衙內，盡都含冤忍氣，誰敢做聲。苟昌有個朋友，馬姓，善於逢迎說話，與他十分要好。苟昌逐出李家莊後，無處投奔，便留頓在馬姓家中。不止一日，身上的傷逐漸好了，自己尋思道：

「好！李慰不該將我打傷逐出，受這苦楚，必須報了此仇，方泄胸中之恨！」轉定惡念，便和馬姓商議，要去州衙裡出首，告李慰私通梁山泊強寇，坐地分贓。馬姓連說：「不行，你只憑口說，全無憑證，這官司如何成功。」苟昌聽說不行，即便求教。馬姓道：「必得如此如此，走這一條門路，官司便穩。」苟昌大喜。兩人計定，馬姓就引領他見苗衙內，經不起苟昌口舌玲瓏，錦上添花，極意訴說李慰的女兒如花如玉，天上少有，世間罕見，衙內雖有嬌妻美妾，萬難及得。衙內聽了，呆想出神。馬姓又乘機挑逗道：「此女端的無雙少有，止就本州管下，須找尋不到第二個。」衙內心裡越癢，教：「拿若干銀子，快些與我取將來。」苟昌搖頭不答。衙內急得抓耳撓腮，坐立不寧。苟昌頓了半晌，方才開口說道：「不是小人不替衙內出力，多因李慰是個財主，聲名又大，這般嬌美女兒，如何肯許人家做妾。」衙內風魔了，直著兩眼，只說：「這便怎處？」馬姓見他著魔，便道：「衙內休急，小人多蒙抬舉，不爭要喝酒忘糟，看你害相思而死。」衙內道：「恁地，便請做個商量。」馬姓道：「不是小人誇口，只消眉頭幾皺，計上心來，商量則甚。」衙內喜得連呼：「妙人」，催他趕快說來。馬姓便說：「此計不難，但令苟昌具狀出首，告到當官，告李慰結合梁山泊賊人，坐地做眼，暗通消息。衙內私下去父前通個關節，將李慰拿來嚴刑拷逼，不怕他不招認，治他個重大罪名。這一來，不止女兒到手，偌大家私也全行入官。正是人財兩得，你道可好？」衙內道：「怎說不好，你二人少待，俺去見過父親，就得行事。」一回兒，衙內來了，但見他步穩身輕，滿臉喜悅，忙忙寫下狀詞，吩咐苟昌將去當官投呈，若到公廳，只須如此說來，官司便准。苟昌如命做去，真的成功，這是預先布下的羅網，李慰如何逃得？

且說李慰家有一老僕，喚名韓忠，年逾八十，在他祖父時幫傭起始，至今已歷三代。平生沒曾乾過歹事，一片忠心，克恭克慎，深得主人看重。因他年紀老了，不限定他做事，每日裡吃飯拿錢，坐坐玩玩，好不自在，心裡常自感激。不想霹靂一聲，禍從天降，主人經官府拿去，屈打成招，又來捕拿家屬，查抄財產，頃刻家破人亡。韓忠眼見眾人爭先逃走，狼虎般的公人，蜂擁入來拿人，哭聲動地，好不慘傷。他想俺年紀老了，拚卻此身，和主人同作刀頭之鬼，便死了也做一處。當下韓忠看他們只顧逃生，自己一點不動，兀自坐守在莊院裡。怎知那些公人見了，嫌他老邁無用，只將他呵叱一番，攆出莊外而去。可憐他茫茫如喪家之狗，孤苦無依，權向荒庵破廟止宿下來，求乞度日。他也曾到州城裡，上大牢去探望主人，因沒得銀子使用，幾次都被阻擋，不曾見得一面，因自肚裡尋思道：「如今的官府，哪個不昧良心，我若去替主鳴冤，一沒有人情幫助，二沒有銀錢使用，萬不成功。我救不得主人，何用這殘生在世，倒不如死了乾淨。」韓忠冤憤難伸，欲圖自盡，忽又轉念道：「多曾聽人傳說，我們莊上的撲天鵬李應大官人，已在梁山泊做了頭領，奉宋公明大王替天行道，多行仁義，專打不平。不如徑去梁山泊鳴冤，便丟了這條老性命，也強似受糊塗官府薙惱。」打定主意就走，沿途求乞將去，不止一日，來到梁山泊左近，肚裡又餓了，見那裡有座酒店，便上去乞討飯食，不知正是梁山泊設的南山酒店。這時店門停著幾匹驃馬，恰巧杜興引領嘍囉出來，待牽去上槽喂料，忽與韓忠相見，問起原由，韓忠就將來意告說，放聲痛哭。杜興勸住了，就飛報上山，引來見了李應。如今韓忠告說完畢，只把個李應聽得怒髮沖冠，立刻要帶領人馬，前去攻打鄆州。